

网络评书体的人生全景图

——论谈歌长篇小说《大舞台》

郝雨

(上海大学 上海电影学院, 上海 200444)

摘要:谈歌在其新作《大舞台》中,新创了一种将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的文体——“网络评书体”:在小说结构和语言风格上,全面吸纳网络思维和网络用语,且全知全能式的叙事视角更适合现代人的阅读和接受习惯。在艺术内涵方面,其“笔尖附着了所有的人类生活”:小说在极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中,深刻展示了人生全景,形象描绘了人生百态,深度揭示了人生最本真的意涵。

关键词:谈歌;《大舞台》;网络评书体;艺术表现;艺术内涵;时代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6)01-0001-05

本文的题目,强调了谈歌小说两个方面的意义和特征。其一是在文体上,谈歌新创了一种将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的表现形式,我称之为“网络评书体”;其二是在艺术内涵方面,小说极广阔地展示了社会众生相,形象描绘了人生百态,深刻揭示了人生最本真的意涵。本文的分析,就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展开。

首先说文体方面。新世纪以来,小说文体方面的探索越来越走向多元。但就总的趋势而言,比较倾向于民族化、大众化和回归传统。20世纪曾经几度热门的西方模式和手法渐行渐远,越来越淡出和被边缘化。当然,这种回归又并非简单还原继承,而大都是在网络时代和电子技术条件的基础上,吸收并改造传统形式和表现方法,如传奇体、神魔体、穿越体、玄幻体、话本体、言情体等等,再充分加入现代元素,进一步创造出一种新型文体。而谈歌主要采用的是我国北方比较流行的评书体。

笔者在此之所以称之为“网络评书体”,第一,是小说整体言说方式和基本结构是传统评书体,其中最突出的是,故事的叙述始终有一个故事之外全知全能式的说书人,而且在小说中这个说书人就是贯穿作品始终的作家“谈歌”;而小说的语气,也始终是作者面对读者用口语化、言谈化的调子轻松诉说、侃侃而谈;尤其明显的是,那个全知型的说书人,又每每在关键处,跳出故事,有感而发,引经据典,甚至东拉西扯,直接针砭时弊……这些都是传统评书惯用手法。谈歌保留并改造了传统评书形

收稿日期:2015-12-03

作者简介:郝雨(1957-),男,河北秦皇岛人,本名郝一民,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新闻传播、文艺评论。

式上的这些精髓，摒弃了那些繁琐的套路和程式，如：“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书中暗表……”还有开头结尾那些破题或说教的诗词以及故意插科打诨之类。总之，使其更适合现代人的阅读和接受习惯。第二，所谓“网络评书体”，是因为作者在小说结构和语言风格上，全面吸纳网络思维和网络用语。先说结构上的网络思维，其一，整体布局不再是传统评书的章回结构，章回结构是一种线性结构，完全按照故事的时间顺序，直叙为主，配之以插叙、倒叙。谈歌这篇小说的结构，整体上是网状的，他把大故事一个个切碎，分配给一个个人物，每一节中的核心人物，拎起一些小故事，时间是交错和交互式的。因而这些小故事是散点状的，是几乎近于无规则分布的，而不是传统的一线穿珠式的。小说以众多人物为点，发散铺陈，立体多维，收放有度。属于真正的网络化的思维结构。其二，穿越时空的叙述与评述。穿越手法也是近年比较火爆的艺术表现手法。但是谈歌的穿越，并不是那种神魔式的无所不能的时空交错胡乱穿越，而是《文心雕龙》所倡导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是“说书人”的深思穿越，在小说的特定环节和场景中，自然而然地引发感慨，评古论今。例如：

写到这里，谈歌顿生感慨：人们往往好奇，某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唉！事情就像链条，事情越复杂环节越多，张三引发李四，李四引发王五，王五引发……且不说重大的决定能够决定人的一生，但凡琐碎而细小的决定，即一些看似不经意，或随机性的选择，比如去哪儿吃饭、去哪条街、不期遇到了谁、找谁聊天儿、聊了多一会儿，种种，往往改变的不止是你这一天，而是你全部的人生。当时的决定与选择，似乎无法挽回，但事后的耿耿于怀，却多让当事者慨叹，如果不去那儿吃饭、不走那条街、没遇到谁、没和谁聊天儿……事情必定是另外一个结果。这或是性格使然，你不那么做，还会怎么做呢？

再如：

而今看到的一些口技，多属平常了，所谓一些大师表演，多是学些飞禽走兽的叫声，或火车汽车的声响。再没见过其它。前年曾在北京大剧院看过一位口技大师的表演，也就是学些阿猫阿狗的叫声，或几种乐器的声响，便赢得了满堂的喝彩。谈歌虽然附和鼓掌，内心却感觉一般般了，很难找到儿时那次奇遇的感觉。

这样的评头论足的画外音，其实很容易引起读者共鸣，所以并不影响故事的完整和连贯。其三，超级时尚的网络语言。网络语言在时下来说就是新媒体语言。这样的流行语近年来呈爆炸式增长。而对这样的网络语言的大量采用，一下子就大大拉近了与那些年轻的网络原住民的感情距离。谈歌小说中对于这样的语言几乎无所不用。尤其是作为说书人的“谈歌”，每跳出故事评头论足的那些插话，更是把这些网络用语都用到家了。不要说诸如那些“点赞”“艾玛”“尼玛”“任性”“蛮拼”“也是醉了”在小说中被信手拈来，就是那些很不常见的什么“喜大普奔”“人艰不拆”“不明觉厉”“累觉不爱”等等，也都无一放过。当然这样的用语也需要用得恰到好处，而不能刻意而为、弄巧成拙、以词害意。

再说小说的艺术内涵，我称之为“人生全景图”。小说人物众多，身份涉及五行八作、三教九流、高官乞丐、名流市井。人物身份的多种多样、形形色色，也就普遍触及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和各个角落。在极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中，才能深刻展示人生全景。在这部百余万字的超长篇小说中，谈歌特意在小说题目下面加了一个副题“特工风云十三年”，这样的标注显然会有迎合时下普通读者的喜好之嫌。当然这也并不为过。但是，实事求是地说，近年来广为流行的“特工”“谍战”“卧底”“暗杀”一类作品，虽然赚足了读者眼球，被众多普通读者追捧，如果剔除那些凶险刺激、惊心动魄，甚至恐怖惊悚的情节以后，剩下的也只有战争的血腥残酷和政治斗争的阴谋诡计。至于小说艺术更深远恒久的人生内涵、“文学是人学”的基本准则，多难以反映和体现出来。很多时候特工不是凡人，也就不是人，因而特工小说也就没有人生。而谈歌的这部也标为“特工”小说的作品，却完全不同流俗，其中充满了世俗人生。即使是那些高级特工人员，包括主要人物的高级官员，以及袁世凯、张作霖级别的军政要员，也处处和普通的市井生活紧密联系。最典型的是一号人物赵元初：赵元初，字义明，直隶大城人，光绪十六年生。赵元

初曾自话自说,他家上溯几代,都是穷人,传到他父亲赵玉清一代,光景更不济,破房有两间,地却无一垅。赵元初5岁时,老娘见背,其父盼犁生骍角,送去私塾,只两年,便无力供学。又送去学杂戏。一直到30岁,混迹江湖,勉强糊口。后诸多偶然,时来运转,一路高升。官至保定警备司令。而且在这过程中,虽然事业发达,却一再婚姻不幸,几任老婆都背叛他而去。而他一直爱着的女人,又总是不能如愿。这样的一个人物,让读者看到的并不只是他经历的离奇故事,而是从中体味到整个人生的苦辣酸甜、五滋六味,甚至凄风苦雨、惊涛骇浪。

著名评论家陈歆耕最近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小说“革命”的必要和可能》,其中谈到:我理想中的现代小说,应该是既充满生活的质感,同时又具有作家独特的思想发现,让人反复咀嚼、回味无穷的“新启蒙小说”。它应该不拒绝吸收一切可以用来表达思想的小说技法。它的文字应该既简练又含蓄。一切与思想无关的风花雪月、柴米油盐尽可删去。它不是对流行口号的概念化图解,而是来自作家对生活的深刻洞察和思索。有思想力的小说家,再复杂的现实也会成为他显微镜下解剖的标本;无思想力的小说家,面对再简单的现实,也会感到无从言说的乏力。期待有越来越多这样的文本,再续小说家族在当代中国文学界的尊严,让我们享受到不同于影视剧的文字启迪心智的厚重思想和隽永魅力。我相信,读者是公正的,他们不会轻易地把那个本应属于一个民族精神高地的“一席之地”用推土机野蛮地推平,当然更不会轻易地让那个宝贵的“一席之地”成为垃圾的堆积场^①。虽然这种主张我本人并不完全认同,但是,“对生活的深刻洞察和思考”,永远都是小说的根本追求。“让人反复咀嚼、回味无穷的‘新启蒙小说’”,也应该是当今小说的更高的目标。谈歌小说中的这些特点本文后面还要谈到。

当然,谈歌小说的“人生全景图”,并不只是通过人物的丰富曲折的人生故事来体现。即使其中很次要的人物,他也尽量通过个性化的描写,表现出人生意味的某个角落和侧面。如:保定坊间现在仍留有传说,钱如雪这女人长的俏丽妖冶,为人处世却刁钻刻薄,总是有一种战无不胜的霸主心态。她广交际,善联络,在外行圈子里,她的人缘很好,有女中丈夫的美誉。但在业内圈子里,她的人缘却极“坏”。什么原因?她太好斗。梨园界里大都谦让她几分。一则,钱如雪成名之后,大家都有点渊源,不好与她唱对台戏;二则,钱如雪在台下也是个“混混儿”脾气,用当代的话讲,就是个“大姐大”,在保定很有点儿恶势力。比如李二愣这路人渣也都唯她马首是瞻。她身边还养了几个全武行,走在街上横冲直撞,咋咋乎乎,大家都有点儿惧怕。最为关键的是,钱如雪与保定地方行政长官,多有来往,有了这层关系,更是无人敢惹她了。这样的一个人物,在小说中虽然并不是什么很重要的角色,却通过如此三言两语的描述,非常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一个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而且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可以让每位读者立刻联想到在现实生活中真的是不乏其人。当然,钱如雪的结局是成为了一名抗战义士,就更显得性格丰满了。再如,小说中还有一个非常无关紧要的人物,谈歌是这样描述他的眼神的:“此人么,绝非应声虫,我看此人目光忽而迷离,忽而如炬,忽而若有所思,必定是个不寻常的狠角色呢。”这样的关于人物的笔墨,实在是如陈歆耕先生所言,有思想力的小说家才能表现出来。

写到这里的时候,正好读到一篇关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其中有这么一些评价:在莫言的作品中,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在我们的眼前崛起、生机勃勃,即便是最刺鼻的气体也让人心旷神怡,虽然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冷酷无情却充满了快乐的无私。他的笔下从来没有一刻枯燥乏味。这个作家知道所有的一切,并能描述所有的一切,各种手工艺、铁匠活、建筑、开沟、畜牧和土匪的花招诡计。他的笔尖附着了所有的人类生活。我认为,谈歌小说也完全可以称得上“笔尖附着了所有的人类生活”。

谈歌这部小说的题目原来好像叫作“那时间……”,是一个偏“虚”,却有诗意的名字,也比较符合评书体的惯常说法。后来改为《大舞台》,更“实”了一些,且加了四句“题记”:

大舞台生旦净末……

大舞台唱念打做……

大舞台闪展腾挪……

大舞台匆匆过客……

虽未免画蛇添足，却也属评书常见。其实这也是谈歌的网络评书体唯一的破题之词。由此，他把小说题目定为《大舞台》，摆明了就是表现“人生就是一座大舞台”，其中不仅人人都在充当“生旦净末丑”，而且人人“唱念做打”“闪展腾挪”，但终究只是“匆匆过客”。千万不要轻视这样的几句破题之词。它让人联想到《三国演义》中引用的那个杨慎《廿一史弹词》开场词《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谈歌破题虽然没有那么雄浑悲壮，却也通过戏剧舞台上的各种基本功，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意味深长。

其实，说到底，长篇小说首先还是要好看。尤其在文化碎片化、媒体泡沫化时代，读者如何能够耐心读完一部百万余字的超级大长篇，可读性问题就是一个长篇小说的致命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再一味强调或过于看重文学的启蒙教育的意义，再好的作品若不能满足读者兴趣和需求，一切也就无从谈起。谈歌小说的可读性，首先是语言诙谐幽默，更重要的是人物个性鲜明突出。从举止作风到言语表达，都能让人感到人物的形象立体，有血有肉。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独特语言方式。如赵元初读过私塾，又长期混迹社会底层并偶然进入军旅生涯，所以他的对话语言常常是半文半白，有时候说话的语气是：“有道是，信则灵验，不信就是扯淡。”还有时候又把一些经典文句变成纯粹白话，“好马不在力气，在德行”（原句为“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等等。都是性格化的语言，其强烈而活生生的个性形象，跃然纸上。

谈歌小说的好看，还有很多奇人奇事。如神偷侠盗“来无影”，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乌有道长”，武功独步天下的梅三娘……尤其让人耳目一新的是里面写到的“城匪”。黑社会和青红帮之类旧时代现象屡见不鲜，城匪还真是头一次听说。何谓城匪？谈歌解释：顾名思义，城匪就是城里的匪徒。其实不然，这里边水也深得很。

城匪是伴随中国城市近代进程，应运而生的一种底层社会力量。若说的规范些，城匪，即是为了适应社会环境变化而出现的一种反政府的城市民间自发武装。仅以中国北方区域内一些城市为例：城匪不似土匪那样明目张胆地聚啸山林，打家劫舍。城匪的特点多是隐藏在城市的商业市场中，并不彰显。各种帮会皆有长幼辈份，并有香堂的仪式。城匪则没有，一律称之为兄弟。加入者进退自由。或说是有黑社会的性质。有城匪身份的人，大都有自己的营生，即使是游手好闲者，也有一个公开身份，比如提笼溜鸟斗蛐蛐。一旦有“活儿”，便有人通知。他们会立刻放下手里的事情，迅速按时到某地集合行动。事后，便有人主持利润分配。平常的日子，城匪之间鲜有来往。所谓“兄弟社”或“龙虎会”，即是保定城市底层民众，在政府无法给其提供基本生存保障的背景下，而抱团取暖自发结成的一个自我保障的“江湖”，或说是一个业已成熟的“江湖”运作体系。

在谈歌这部小说中，城匪的表现可是不同凡响。确实让人开眼。

所谓小说的“人生全景图”，不仅需要社会空间的宽阔，也需要历时时间的纵深。其实，更少不了思想精神的博大。谈歌这部小说纵横百年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一段历史，小说对其中的战争和磨难，表现得雄浑大气。尤其是结尾处的一段议论，更让人感到震撼：

时间从来不是神话，时间的“前”与“后”，“新”与“旧”，也不是价值判断，更不是“奉天承运”的什么东西。“那”时间与“这”时间，从无法定的传承关系。

沉湎于这时间的年轻人，几乎没有人想当英雄（“英雄”一词而今似不合时宜。但有想法，恐要被人骂“精分”），英雄已经成为一个沾满了历史灰尘，过气了老土了的代名词。人们驱逐了高尚，容纳了恶俗，大胆地质疑刘胡兰、黄继光、董存瑞等等那时间的英雄，极尽嘲笑挖苦

之能事,已成为这时间的时尚话题。放眼去看,世人多无廉耻,何谈敬畏之心?每当看到电视上万众狂欢“见证奇迹”的才艺展示,在各种选秀节目里“梦想成真”;每当说到几乎全部中国人最高的理想就是买房子,却连“路人跌倒扶还是不扶”都成了魔咒;每当想到我们这个被粮食短缺困扰了数千年,刚刚摆脱了饥饿十几年的民族,而今的垃圾箱里充斥着吃剩的馒头、大饼、米饭、牛羊肉以及成袋的粮食;每当听到老一辈人愤愤咒骂“中国人就欠挨饿”……再弱弱地追问一句,在这个貌似贯朽粟腐的年代,我们的精神怎么会千疮百孔了呢?我们果然“精分”了吗?每每念及,我们的确应该记住那些和荣誉有关的故事。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世间,总会有豪情天纵的故事亮如星辰,虽然明灭不定,但是它们在某一个特殊年代放射出情有独钟的光芒,足以照耀千古。

这样的议论文字,放在结尾一点都不多余,也一点都不像是刻意说教。他直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要害,感情充沛,振聋发聩!经常反观一下我们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我们确实需要震醒如今的睡梦中人。

参考文献:

[1]陈歆耕.小说“革命”的必要和可能[N].人民日报,2015-08-04(014).

A Life Panorama in the Network Storytelling Novel

—Appreciation of Tan Ge's Novel *The Grand Stage*

Hao Yu

(School of Film and TV Art & Technology,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In his new work, *The Grand Stage*, Tan Ge has created a new literary style—“Network Storytelling Style”, which is a perfect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Under this kind of style, novel structure and language style fully adopt web thinking pattern and cyberwords, and the whole novel takes omniscient and omnipotent narrative perspective, which conforms to the reading habits of modern people and thus, it will be more acceptable to them. In the respect of artistic connotation, “all kinds of human life are fully characterized under his pen”. In a broad social background, this novel has comprehensively displayed a life panorama, vividly portrayed various aspects of life and profoundly revealed the fundamental meaning of life.

Key words: Tan Ge; *The Grand Stage*; network storytelling style; artistic expression; artistic connotation; spirit of the times

(责任编辑 崔福林)